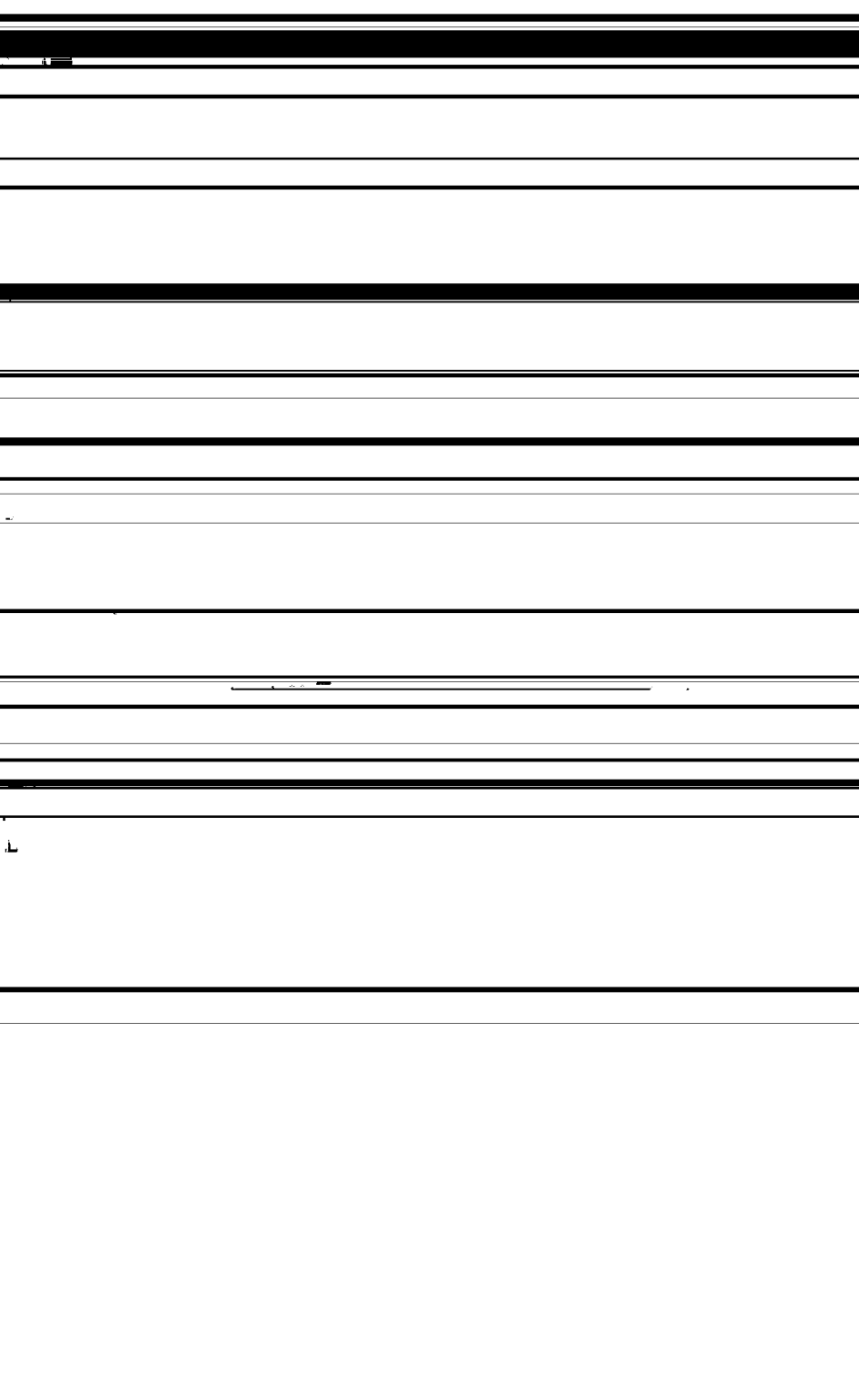


12477
2.36
2

权力场

钟道新 等著

时事出版社



放到植物方面。只有这些构成自然本身的东西才是永恒的。

他从此找到了精神家园。

一个春日午，他披着宽松的丝棉袄，在村口小学听孩子们诵书。

一辆上海牌轿车停在村口，县委书记袁成吾和经委主任从车上下来。

“陈老师总是不脱书生本色，次次都能在此碰到您。”袁成吾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，陈默也是，故有老师之称。

陈默笑了。这是很高级的赞誉。“杖藜扶出村夫子，一队儿童散似鸦。”下课的铜铃响了，儿童们叫着“爷爷好”，从他身边掠过。

“人类精神与肉体的延续。”袁成吾站在陈默身旁。他今年三十八岁，身材笔挺。原先是省重工业厅的副处长，前年调到此处。

“这座学校修得好。”他去年初回村时，村学校仅有四孔危窑，学生都实行二部制。他对袁言及后方才一月，就由县财政支付款项破土动工，如今学生们已在其中读了半年的书。“听说最近全国儿童失学的现象很严重？”他在报上读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报道，他深信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小部分。经验告诉他：报载成绩，你即使除以二，仍有夸大之嫌。如言及失误，则很难确定系数。

“是相当严重。”袁成吾的脸色暗下来，报出了一系列数字。“不过咱们县没有。”

“县是基本单元，必须舍得在教育上花钱。”陈默言语中仍流露出多年身居高位的痕迹。

“在教育上投资，是一本万利的事。”经委主任插言。

“教育本身即是目的，无本利之说。”陈默把两人让进屋。他的房间干净舒服。

“袁书记好，叔叔们好。”陈默的远房侄女陈芳芳端着茶盘进来。她今年十九岁，负责照看陈默的生活。

“芳芳是愈长愈漂亮了。”袁成吾端详着她鲜艳红嫩的脸。“深山出俊鸟啊。”

陈芳芳不好意思地退了出去。

“其实应该给她在县里安排个工作。当然您在此一天，就由她服侍您一天。”袁成吾说。

“不用了。在村子里也好。”

“您抽烟。”袁成吾取出一盒“红双喜”。

“不。戒了有十个月了。污染山区清新的空气是个罪过。”

“您看我这记性。”袁成吾象征性地拍拍前额，礼貌地把烟收起来。经委主任如同被动机械一般，重复执行上述动作。

“你们抽，你们抽。”陈默自悔失言，“以前我也想戒，总因为工作忙，戒不了。尤其是开起会来，你一支，我一支，就这样抽了几十年。”

“应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戒烟运动。”袁成吾搓搓手，“如今愈是文明的地方，吸烟度愈是低。”

话题由环境问题展开，渐渐说到“绿色和平组织”全球温室效应。

陈默喜欢这样高质量的谈话。可以看得出，袁成吾的视野宽阔，思路也敏捷。

经委主任看看表。

“几位公务繁忙，就此打住吧。”因谈伴稀少，陈默很想再继续一会儿，可这种暗示还是懂的：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，因谈得

久了，周恩来就频频看表。是事先约定，还是默契？

“我们还得到另外几个乡镇转一转，”袁成吾站起来，走到高悬着的煤气灯前，“顺便告诉您，估计到下个月底，您就可以用上电灯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陈默不相信地反问。春节时，他曾受村支书之托，对袁说起电力之事。记得在六〇年粮食困难时期，也是这位老支书去T市找过他，想批几吨粮食。当时他是市委书记，有权批，但他没批。因为这无疑是夺T市人的口粮。手心手背都是肉呵！据说村里饿死了好几个人。这是笔宿债，不管以何种方式，必须偿还。

“应该更快一些。”

“还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电厂已经试运转，各项指标都符合设计，关键是建灰场还缺十万块钱。”袁成吾像是随口说出。

“县财政没有钱了？”陈默记起他当时曾许愿：如果钱上有困难可以去电力部跑一趟。

“如今百废待兴，我是左支右绌呵。”

“我去给你们跑跑。”陈默痛快地说。

“老首长出马，保证是一个顶俩。”经委主任不失时机地奉承了一句。

“咱们先去温泉镇。”出了村后袁成吾说。

“不是说先去吉镇吗？”坐在后排的经委主任问。

袁成吾没有回答。造成适当的距离感，能创生神秘，从而奠定权力的基础。

车很快地驶进温泉镇。

镇上的领导立刻被吸聚过来。

“咱们去温泉疗养院。”袁成吾挥挥手后就上了车。

此处有股号称“蟒泉”的喷泉，它的流量为每秒零点七个立方，温度为摄氏四十度。自唐朝开始喷发，始终未减过。如今它被一根直径五十公分的钢管套住，引入一个大池中。

大池旁边是幢很大的院子，本地人称：进士宅第。道光年间，此处出了一位进士，名苏灵光，号道敏，官至吏部尚书。

袁成吾仔细地察看了院子的装修工程。

款子列支项目是装修，工程实际却是改建。此处原来作荣军疗养院，已呈破败样，可经此笔投入后，却焕然一新。

“这几根柱子漆得不错，跟新的一样。”袁成吾在正房前阶上巡视一圈。

“就是新柱子。”镇长解释道。

“不换梁拆顶，如何换得？”

“咱们乡下人的土法子。”经委主任终于找到机会显示自己的博学，“用你们读书人的话讲，叫作：偷梁换柱。”

袁成吾没有答话，转到房后查看了新建的卫生间。它的质量很是粗糙，新抹上去的油漆有几处已开始剥落，“怎么搞的？”他皱起眉头。

“此地的匠人就是这个水平。”镇长看出书记的不高兴来。

“哪里的建筑队？”袁成吾摸着粗糙的花岗石墙裙。

“吉镇的。”

“我曾经说过要请国家正式的建筑队。”袁成吾边说边瞟了经委主任一眼，“你们偷梁换柱都会，建个卫生间就不会了？”

经委主任低下了头。

“屋内的装修一定要请正式的装潢公司。地毯要买纯毛的，

护墙板一定要上等松木。”袁成吾吩咐。吉镇是经委主任的老家，其中的包工队必与他有牵连。但这不必细究，也无法细究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但关键问题要把住。

应该建立官员的回避制度，本县人不得在本县为官。如今却只对县级正职有此要求。须知，官换得勤，则权落吏手。袁成吾边想边出了院子，站在龙松下的大石上，重新审视整个景色。他觉得跟上次来的感觉不太一样，有些不和谐，可也说不出在哪儿。

“抽支烟吧？”经委主任说。

“污染山区的清新空气是罪过。”袁成吾脱口而出，“把这条管子漆成淡绿色。”他的美学直觉被唤醒。

“我看这黄就不赖。”镇长摸不着头脑。

“漆成绿色，而且是淡绿色。”袁成吾认为无须与他们讲美学，此刻方才初春，黄与土地颜色的分别还不大。可一到盛夏避暑者驾临时，大地将是一片浓绿，届时管子若还是这般模样，无异于草中藏着一条蛇，将破坏大的景观。

他前行数十步，换角度观察。“把那个建筑拆了。”他指指山包上的水泵房。

“临近几个村的水田全凭它灌溉呢。”镇长赶快说，“它可不能拆。”

“不能拆？”袁成吾严厉的盯着镇长，借以考察此话的可信度。

“是的，不能拆。”镇长壮起胆子坚持，眼下的经济体制已限定了他的所作所为。

“这个高灌站是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集资兴建的。”经委主任认为有必要帮镇长一下。

“那么把它改造一下。”袁成吾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。温泉镇是全县的主要产粮区之一，建疗养院固然重要，但不能因此影响全局。“改造成一个凉亭的模样。”

“凉亭？”镇长不由自主地反问。

“图纸我会给你的。”袁成吾嗅了嗅空气后说：“到夏天，你这糖厂也要关闭上一个月。”

“这些改造的费用从哪里来？”镇长不得不这样问。为修这幢院子，他已经把建职业中学的款项挪过一部分来。虽说如今乱支乱列专项经费已经蔚然成风，但这毕竟是种责任，最好由别人去承担。

“自有出处。”袁成吾朝汽车走去。

“在镇上吃饭吧？”镇长拉住车门恳请。能和袁成吾近距离会见的机会不多。毛泽东曾经教导：干部来自熟悉。

“可以。但不喝酒。吃顿荞面就行。”

经委主任上了镇长的双排座客货两用车。

“袁书记对这个疗养院这么关心，你说是为什么？”镇长问。

“谁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反正肯定有用。”

“什么用？”镇长追问。目的不明确，干起来就没劲。

“这就跟打麻将一样，多开几个口，‘和’的可能就大。”经委主任的说话在不知不觉中模仿袁成吾，可惜他“掉书袋”的本领不大，只能从日常生活中取材。

“你是‘天子近臣’，是‘京官’，应该透些正经信儿，别尽放狗屁。”镇长的文化是由古装戏与口头文学杂交出来的。

经委主任沉默不语。他由公社的事务员起家，历经万劫，侍候过不知多少领导，可从未见过像袁成吾这样时而引经据典，时而寡言少语，若即若离，总让人捉摸不透。

“袁书记不喝酒？”镇长仍在捕捉信息。

“平常不喝。可有一次我在省城宾馆碰上他与中央搞政策调研的一个人喝酒，足足有半瓶‘五粮液’灌下去，居然没反应。”

“是呵?!”镇长惊讶了片刻，“老捉摸他干什么，等咱们把他捉摸透了，又换新书记了。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。咱们吃完饭后自由喝，然后再推上它四大圈。”

“你不干镇长还能去干木匠，我还留着这顶纱帽养家糊口呢。”经委主任连连摆手。

二

陈默健步行走着。离开了京城，就离开了网球和游泳，他改用步行来锻炼身体。他居住的古庄村离长途汽车站有十五公里，虽然村支书要用大货车送他，但他坚持步行。

初春季节，一路上梨花白，青草绿，连空气都是甜滋滋的。他庆幸自己器官的功率没有下降，一切都在和谐地运行。

离村口三公里处，有一大片古松林。这些入云之松，有的行栽，有的海植，有的老态龙钟，有的生机蓬勃。自己小的时候就常来这儿玩。陈默深深吸了一口浓郁的松香气。据说这是进士苏灵光率领家人亲自动手栽的。他四次回乡省亲，就栽了四处。抗日战争、大炼钢铁、文化大革命毁去三处，独此处硕果仅存。

走出村口约十公里处，他看见一批送变电工人在施工。

“这线架到什么地方去?”

“古庄。”一位叼着烟卷懒洋洋的青年工人回答，“听说那儿住着一位退下来的大官。”

陈默无言。中国的工业低效率、低质量，就是因为这些低素

质又毫无责任心的基本单元造成的。

“其实他一个人也用不着多少电，”另一位工人说，“多少也能为村里人谋点福利。”

“光几个村庄用电，截面无须如此之粗。”在清华时，陈默读的是生物系，可常去听电机系的课，因为在四十年代这是“朝阳学科”。如果不是在学运上多耗了精力的话，他自认肯定能在两个系取得毕业证。“这像是动力电缆。”

“老爷子看上去还多少懂点？”青年工人眉毛往上一扬。

知识并非私有物。陈默本想如此回答。可这话太文：“难道我就不能知道吗？”老年人的特点就是容忍。打个比方：人带自己的子女时，尤其是头一个，总是动辄发怒，可带孙子时，却表现出格外的慈祥。因为他弄清楚孩子淘气、生病、撒娇甚至撒谎，都是自然现象，不再以成人的标准要求了。

“如果是人就会架线，我们凭啥吃饭？”青年工人把大线钳像体操棒似地抛来抛去，“我们一无权，二无势，全凭这家伙。”

懒。散。无所谓。现今年轻人的典型。陈默无可奈何地笑笑，继续前行。他退出了训人者的行列，失去了权力，也没了兴致。

八十千伏安的变压器。正在拓宽的公路。工业发展完全由能源与交通两项制约。袁成吾这个人颇有些经济战略眼光。陈默边走边想。

陈默投宿在温泉镇。晚饭后，他在镇长的陪同下，极有兴致地查看了“进士宅第”。

“这位苏灵光公的文笔很不错呢！”陈默翻动放在条案上的“道敏文集”。发黄的宣纸，在幽暗的灯下，泛起历史之光。“《种树论》。”他朗朗诵了几句。

“他的官是尚书，您的官也算是尚书吧？”镇长对文笔之类的评价不感兴趣，对尚书却有足够的尊敬。

“也算是。不过尚书与尚书不一样，吏部是六部之首，最大的尚书。”

“六部都有什么？”

“吏、礼、兵、工、刑、户。”

“吏部尚书相当于现今的什么官？”

“大致相当于中央组织部长。”

“那会儿一共就这六个部？”

“还有大理寺、都察院、御史道几个，分别相当于法院、检察院和纪委。”月光和清润的空气催动陈默的谈兴。

“如今我区区一个镇子这些部门全有。”镇长不无自豪地说。

“冗员过多，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。”

陈默这句话对镇长来说，能懂度很低。

“你们花这许多钱修它，准备干什么用？”

“县里拨的款，可能是建民俗博物馆吧。”这后一个词是袁成吾教给众人的。

“估计得多少钱？”

“那归户部管。”不该说的不说，这点规矩镇长还是懂的。他用个玩笑支吾过去。

袁成吾在县委大楼的办公室内敲打着微型计算机。

这台 IBM 微型计算机功能齐全，加上外围设备花了大约五万块钱。

只有那些胸无大志的人才把钱花在轿车上。袁成吾注视着自己的思想在蓝幽幽的荧光屏上显现、组织、运动。作为一个官

员，必须有自己的思想。当然，不能像普通学者那样到处张扬。可如若没有，一旦机会来临，后悔就晚了。

早在80年代，他还在省里工作时，就敏锐地感到微型机的用处：它是手与脑的延伸，而汽车不过是脸与脚的延伸。在这两者间取舍，是很见水平的事。当然汽车也得要，不过有辆性能优良的上海车就够了。中国的公路根本就不是为高速豪华车设计的。

思想之流发出尖锐的啸叫，从他的指尖上喷射而出，一旦涌入机器之后，就被疏导整理，变成颇具灵气的绿色字体。

袁成吾出身于一个很普通的职员家庭，在有史可查的阶段内，职位最高的就数他了。生活条件的困苦，社会地位的低下，却孕育出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。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他就能自觉自愿地每天少睡两个小时，把当日所学总结后再预习次日的新课。而且在揣摩老师心理方面，有着过人的天赋。只能说是天赋，因为他没有榜样，也没人教过他。

雄心加上努力与聪明，中队长、大队长、优秀中学生等称号顺理成章地落在他头上。可惜“文革”来了。

在赴插队地点的专列上，作为领队，他负责分发食品与日用品。他从来没有掌握过如此之多的物质分配权。权力感被唤醒了；数量的多少，质量的优劣，全部他掌握。

作为优等生，他极善举一反三。下车伊始，他就为争取集体户的领导力做出了努力。当到手之后，他就以此为基础，进而推广到公社、县。

他几乎成了职业革命家。但与那些单纯的“学毛著积极分子”不同，他并不完全靠空话。他确实是一大群知青的精神领袖，有着自己的“实验田”，自己的依托。

可到了县级之上后，他发现完全凭自身的能量不够了，要靠政治关系。

掌握了原则就要应用。可没等到见成效，“上山下乡”作为运动解体了。他因此失去了凭借。

搞各种工作，尤其是搞政治，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：毛泽东之所以在建党初期能占据显著地位，就是以湖南农运和由此产生的秋收起义队伍作为基础。而彭德怀之所以在“庐山会议”上被轻而易举地弄下去，原因不外是失去了根据地：第一野战军在朝鲜战争中损失过大，有的军连建制都被取消了。读当时出版流行的“两条路线斗争史”他产生了众多体会。没有什么比政治斗争更讲究实力的了。

所代表的东西没有了，代表本身就失去了意义。他将雄心连同得来不易的经验潜伏在心头，并用智慧孕育它，等待着时机。

时机终于出现了：毕业分配时，他没有去科研单位，也没有去中央机关。七八年，大学生尚是稀罕之物，尽管是工农兵大学生。他选择了省城重工业局。在这里他很快成了出类拔萃者：一年副科长，两年正科长，再赶上“年轻化”就成了副处长。

在这个位置上他停留了三年之久直到选择了S县，才成了名副其实的县团级干部。

我终于找到了表达自己意志的舞台。袁成吾按动检索键后，双手枕在脑后，开始欣赏自己的杰作。我有自己的经济战略，并且能有效地督促它实行。在这个县里，我是原动力。我一生的事业，将以此为根据而腾飞。

钥匙开门声。

袁成吾皱了下眉头。他在工作时是绝对不允许外人打忧的，这在全县已成为一条铁纪律。否则这个找了那个找，永无宁日，

什么也别想干成。别的县委书记在欲搞个大东西时，总是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而他则偏偏就在办公室内办公。有权，立威就不是难事。

可能是勤杂工老孙头。不，不对。他已经在开第二道门。袁成吾的办公室是三套间，一为秘书与会客室，二为书房，三为卧室。微机是安放在卧室中的。

他起身把卧室的门插住，负责全室卫生的老孙头连这房的钥匙也有。

好一会儿钥匙才插入锁眼，久久地拧动。

“谁呵?!”袁成吾愤怒起来。

“我。”

“你是谁?”袁成吾明知故问。这是侵削对方势头的最佳方法。

“徐志纯。”对方不得不回答。

“原来是县长大人。”门一开，浓烈的酒气就劈面刺来。反刍的酒味相当难闻。

“吓，你还有台小电视。”徐志纯对袁欲拒其于门外的身体语言毫无知觉，硬挤进来。

“什么事?”袁成吾没有坐。每有不速之客造访，他总有办法使其明白自身的地位和能用的时间。

“你这是中南海还是国务院?”徐志纯很随便地躺在床上，“我就不能来坐坐。”

袁成吾只好坐下。

“不是电视，是微机。”

徐志纯受到酒精的冲击，显得很兴奋：“我家老爷子也有一台，比你这大得多，能玩各种电子游戏。你这台能玩吗?”他伸

手去按键盘。

“小心别把我的材料给删了。”袁成吾把机器给关上。

“什么材料，莫不是整我的黑材料？”

“我焉敢整你的黑材料？”袁成吾把脸侧开。

徐志纯是徐老的老生子，这位徐老就是本省出的干部，一直做省长，文革后才去了中央。在他手里光厅局级干部就出了好几百，这是相当宝贵的资源。所以此时虽是退居二线，仍有极大的影响力。而影响力是权力之一种。袁成吾因此不得不敷衍徐公子。

“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？”徐志纯坐了起来。他像知道自己美丽的漂亮姑娘一样，很会利用自己的地位骄人，但对袁成吾，他确有些怵。

“我也没当真。”袁成吾把笑容调出来，“这点幽默感还是有的。喝茶吗？”他伸手做取杯状。

“来一杯。”

袁成吾只好动手沏茶。

“这茶很差劲。”徐志纯猛喝一口后说，“回头我给你点真龙井喝喝。”

“龙井我有。”

“但绝非真龙井。真龙井不过是十几棵树，全为贡品。我们老爷子弄了一篓。”

篓。对茶叶来说是个吓人的单位。

“老人家身体可好？”袁成吾换了个话题。

“托您的福，绝对结实。精力比我还充沛。推四圈麻将后还能批读文件，一点不带乱的。”

如果只在名字上划圈，至多写个“阅”字，而不提任何建设

性意见的话，我推一天一夜后也能批它上千件。这话袁成吾绝对不会说出来。退二线了，还批什么文件？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应该只有建议权，而无决定权了。

“我看他的身体状况，再活十年没问题。十年后，我也真的成人了。”徐志纯掏出盒“肯特”烟，径自点燃。

“这是你的福气。”袁成吾不动声色地说。这也是吾辈的晦气。对选拔干部应该有这样一条规定：如果父为部级，儿子至多不能超过副局级，除非老子已经死了十年以上。否则各级干部群起而效之，贤能之士就上不去。才路、言路都将被堵塞。“你在哪儿喝的酒？”

“专署。省里的歌剧团来了，我代表咱们县请了他们一客。”

“全体？”袁成吾在估算县财政的支出。

“不。仅几位名演员。”

“噢。”徐志纯主人感强，出手极阔，往往一掷千金。不过他经常在外，对县里的事不太干预，为此而付点代价也是应该的，袁成吾想。

“其中一位长得极逗人爱。”

“别忘了你是正县级干部。”袁成吾不爱谈性，他认为这是件神秘且圣洁的事。

“正部级也有性生活。”徐志纯不肯正经，“顺便问一句：你的性生活是怎么解决的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袁成吾把微机重新开启，“有事你就说事。”

“歌剧院的一位编剧，写了个剧本，我看挺不错的。”徐志纯清清发干的嗓子。

你要是懂戏剧，我就是汤显祖、易卜生。袁成吾没有接碴。

“他想要点赞助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不多，三万。”

三万不多，多少才算多？几乎是普通干部一生的工资：“你是县长，自己批就是了。”

“不是有规定：凡超过万元以上的拨款，都得上五大班子联席会吗？”

“那就等着上会吧。”

“哪次会不按你的意思走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一人拍过板？”袁成吾反问。当时为了卡掉计划外乱批钱的做法，他专门敦请县人大通过这条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。这是基本政治技巧：人大不是某个人，它是一个团体，不好直接拒绝的事都可以往那儿推。

“我没说你一人说了算，但回回都是在你的引导下作出决定的。”

“我这回就引导个试试。”袁成吾急于把徐打发掉。县财政的钱分分角角都来之不易，可如今谁也把我当成路边的树，甭管骡子、马都有权来蹭一蹭。哼！

“顺便告诉你一声：这个剧本是歌颂我家老爷子的。”

袁成吾微微一怔。这种情况他还没有遇到过，似乎也无成例可循。

“再顺便告诉你一声：因为咱们这片有大型煤矿，又有大型发电站，很可能要升级为市。”徐志纯察觉出袁的神情变化。

中央的基本工业战略措施：工业带农业，实行市管县。可真正轮到自己这块，还真没想到。袁成吾很想留徐志纯再多坐一会儿，信息就是财富。可既然逐客令已出，就不能收回。作为领导者，即使错也要错到底。总是朝令夕改，职务所赋予的权威将不